

含

經

堂

集

含經堂集卷二十五目錄

序三

陳聚伯入定興名宦序

陳中允從祀鄉賢序

王母朱太孺人苦節旌表序

貞壽編序

梁谿黃氏族譜序

豐縣朱氏譜序

華氏傳芳集序

華氏墓記序

含經堂集卷二十五

崑山徐元文立齋著

序三

陳聚伯入定興名宦序

長沙郡丞古田陳君聚伯嘗宰定興後歷州郡以卒定興人謳思其德不置於是疏其政蹟請於上官得列祀典定興畿輔近邑也地衝劇隸籍旗下者數浮於民又多逃亡姦慝匿處爲民害桑麻膏腴之地悉歸兼併諸生絃誦之風歇絕者久矣自君爲政布德和令型仁講讓有便於民者莫不預爲籌之即不便必禁止以故民安其業而樂其生朞年之間政教大行亦無有妄陷於

罪者語云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君  
摧強撫弱不動聲色民陰受其庇可謂安靜矣古人當  
官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夫去後之思或以遺澤未久  
或以後政相形今君去久矣而又既歿且異世矣宜乎  
定興之人之忘之也而乃不知其思之更甚欲報其德  
於無窮也是舉也可以覘人心焉可以觀直道焉君去  
定興知平度州政事如前故遇蝗災有大鳥數百飛至  
盡食之人皆以爲君德所致欲以上聞君爲之謝然則  
君之實心爲民而不欲以偶然之徵應引爲己功蓋真  
所謂悃悃無華者矣君之去長沙丞也以望於吏議後  
兵部侍郎濟南孫公以兵興薦君於朝將赴軍前自効

而君竟以疾卒士大夫皆惜君之未罄其蘊也然遺愛之在一方者已足以不朽矣君子志周以孝廉謁選吏部得靖安令將光大其先人之烈而恐其未有聞也以余從史臣之後故請一言遂屬筆而爲之序

陳中允從祀鄉賢序

華州陳君叔野爲戶部郎余適來爲之長君每以公事白務放於理謹守程度侃侃弗爲依阿尤不熒聽於胥吏之多端執言確而直余心異之其曹司之職在檢覈天下權使久爲弊斂余時有所釐革持議未發意能同余者必陳君也已而果然余在事數月觀陳君蓄積有素非強束縛以就繩墨者旣而陳君出爲青州僉事來

辭捧其封君從祀鄉賢錄謁余序余受而覽之乃竦然  
以起愾然歎興曰余今而知陳君之稱爲郎迺稟於其  
父之教也封君爲華州諸生十五年足不入里開額行  
脩於家而名彰於國事繼母孝畜異母弟慈歸千里遺  
骸撫無告孤女讓同父之產白鄰人之寃而教子義方  
勛以古人言行故三子皆用詩書發聞於時潛菴湯公  
觀察潼商曾高其行號爲中允先生即其人可知也陳  
君得於其父之訓深且熟豈惟其爲郎之賢今出而監  
制一州必更有可觀者以封君之篤行知其子之所以  
能賢使陳君益宏其家聲昭其義問不又足以訓封君  
之志而發潛德之幽光也邪余題其簡端且以爲陳君

勉焉

王母朱太孺人苦節旌表序

節母朱太孺人贈編脩王宣遠先生之配年二十四而寡苦節三十餘年季子醇叔舉進士官翰林巡撫奏之詔如制表其門尋以覃恩得封醇叔請敘其事竊論古嬪人成其節者所處常變不一不幸喪其所天又不幸遇兵燹播遷迫辱之慘恐不得伸其從一之義至呼天搶地勢而斷形體以絕之不已繼之以死此其所處固難然余謂人道之變非萬不得已不至斯極也且處常者又豈易事哉當夫死子弱熒熒一身拮据捋荼使襁褓嬰兒強壯成立殆非尋常嬪道所可比數者昔歸

震川論爲人嬾者猶臣之事君君薨主少人臣所當致力之時也惟不幸遭逢板蕩乃以死殉之若國有可圖則當送往事居竭股肱之力以扞衛幼冲雖常變懸絕而勛名相埒嬾人所處寧異於此太孺人固所謂當其常者宣遠先生臨歿以老親少孤流涕屬諸太孺人迄今二十餘年俯仰無憾積用之仞延經師以成諸子醇叔又早達有令名當世此人臣之能送往事居而大其勛名者也豈易致哉間考瑯邪世譜其先有項安人及沈氏支氏皆以節見旌而王氏仕前代譽問不絕宣遠先生尊甫朝水公以績學力行號稱純儒至醇叔繼其先業於以見節義文學先後一家其道固有相因而成



者醇叔初迎養太孺人京師今得告奉侍而歸龍章命服寵光照耀還視其門綽楔爛然鄉黨稱道皆以爲苦節之報如此然吾聞輞水公享年最永太孺人竭誠盡養以至孝聞又豈獨其節操之可風哉

### 貞壽編序

天都吳懋叔手攜一編過而請於余曰我大母胡以苦節而享大年我先子懼其遂無聞也請於世之鉅人長者乞其言以爲壽蓋纍帙焉豫章王于一宛陵施愚山兩先生皆爲之序藏弄篋衍久矣今將付之剞劂用俟採風冀得公一言以爲重抑吾觀兩先生之言又微有不同者豫章之言曰今之爲祝辭者必臚列其人之生

平往往類誌狀其體近於詛而人不知舉觴之日賓筵  
醉飽踴然成一闕之市過此則芻狗棄之矣嘗以爲子  
之辱親不當如是夫如是則祝似可已也宛陵之言曰  
親有善不敢不彰況苦節之不忍沒也孝子之志也稱  
人之親先其所難使不朽仁人之錫類也傳諸天下以  
崇節而教孝夫如是則祝又不可已也二者何居焉余  
曰皆是也然而愚山之言長矣于一知惡夫祝之類於  
詛而不知先王重節引年之意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微  
且遠也夫節者一家之元氣壽者一國之元氣也元氣  
衰陰氣長而邪惡乘之淫蠱害之其不祥孰甚哉子欲  
以是奉其親鄉黨欲以是媚其親雖類於詛抑其意猶

可取焉吾正惡夫後之芻狗棄之而不能推廣其錫類之仁也不惡其始時踽然成一闈之市也既以是復於懋叔又受而卒業焉乃喟然歎曰嗟夫節之重也非徒繫於家也其有補於世教大矣諸君子之稱太君也備著其存孤鬻子之誠而拮据卒瘞之困蓋深感夫苦節之非易而莫不以丈夫許之未以淑媛而見比於丈夫而其子孫之賢又能以表章先德爲事使夫當世士大夫之所誦述皆萃而刻之以期不朽於後禩則夫世之爲丈夫而婦人女子之不若與夫衣冠之族而棄其先疇以頽家聲者讀是編皆可以愧矣

梁谿黃氏族譜序

氏族之重其由譜牒之嚴乎隋唐而上族各有望家各有譜自得姓以來數千年間支分縷貫不容少紊世主以是貴重之至遣大臣檢詳親定其甲乙選姻審官於是焉憑而其人尤自矜重清門素族雖有貴震天下者不得濫廁其間蓋猶有古敬宗糾族之遺意焉世教寔薄加以兵革播遷之餘譜牒散亡子孫至不識其先人其留意撫採者又多參雜荒忽難以徵信人復自輕其宗乃或附人之族或以其族附人有譜而不嚴不如其無也於是君民者一切廢罷不講而天下之人澌然泮渙烏徒獸駭略無統紀宗不能有其子國無以齊其民君子歎焉夫家國一體朝廷與氏族相爲根株而氏族

之重輕乃關於譜牒然則譜牒之得失豈細故哉梁谿  
之黃自包山徙梧石君有還金讓產之德以大其門遂  
世爲右族雖仕宦不大通顯而潛修之儒耆造之老多  
有之詩書禮義之澤甚盛貢士溲聞示余以其譜余覽  
而善之其溯世系則斷自其十三世祖五嶺君始曰詳  
其所可知也其敘行實則槩括生卒子女官位於行間  
非名德卓絕者不別立傳曰無溢美也宗支繁衍有夫  
核實者寧闕不書曰謹冒濫也蓋今人爲譜之病一在  
遠引前代名人以爲其所自出一在近傳同時顯人以  
爲其宗所分斯譜皆無之又述其所以不爲之意丁寧  
於篇以告後人嗚呼可謂嚴矣詩曰大宗維屏宗子維

城今處有爲之時論人心國勢者於宗子世臣三致意焉然深根固本非旦夕之故所賴學士大夫修明而淬厲之誠使世家巨族篤恩意而謹科條盡如黃氏之譜之爲庶幾反積輕於綦重而氏族不遂消滅世道其有賴乎余故具論之以正於君子

豐縣朱氏譜序

余始遊於豐及奉使常再過其地樂其山川雄異其人物多厚重鷙勇急氣謹然諾之事以爲有古豪傑風旣而得朱子尊彝尊彝積學負才篤於孝行與人交表裏洞達無町畦此尤其鄉之賢者也因與結驩稍得詳其家世未幾別去十餘年朱子學日益富而屢試有司輒

擯杜門却掃不出亦不苟交於常世之士大夫常被聘  
一修州志退而述其先世之隱德懿行凡其所以名於  
鄉輿聞於邦國者具載一編遣使走千里問序於余嗟  
乎自康樂有祖德之篇潘岳有家風之集惟賢子孫能  
不忘其先厚其所自出今朱子乃能行古之道亦足以  
見其篤行而有志也夫朱氏系出邾子中葉遞衍迄無  
可考或曰豐故有朱陳邨然二姓之後亦泯滅靡得而  
紀朱子之譜其氏族也將以徵信也援引附麗非其所  
甘也故托始於柳田公柳田公生明世宗時歷今百數  
十年其傳世不可謂不永雖無大顯仕於朝者而耆年  
碩行之士代有其人或終老布衣或沈抑下僚其通經

學古者或教授生徒高尚其志又或名聞公府徵辟屢  
及其門悉能本於孝友澤以詩書自柳田而下其可得  
而稱數者凡有數世其生材又不可謂不盛也吾聞豐  
爲西楚舊壤古用武之國英傑之所生今朱氏乃能易  
其厚重鷙勇之習而進之以孝友之風詩書之義一變  
至道世濟其美而無改於其舊則朱氏亦將大矣遂書  
之簡端使知務德力學之必有聞如此且以告其鄉之  
篤行而有志者

華氏傳芳集序

吾同年友華子遜來次其先世之蹟爲傳芳集以示余  
余卒讀而歎曰是有三善先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



族本支雖百世可知也宗法廢而媿睦衰譜學興而族  
姓亂今華氏傳世已久世次墓表條分緒列子孫諷遺  
文循丘隴指點太息曰此爲某阡吾祖某藏衣冠之兆  
穴也或又太息曰此爲某祖之昭某祖之穆其後人則  
今某某也瓜瓞繁衍各奉祭祀由而祖視之皆爲一體  
離者可復合嫌者可復忘也此一善也夏侯孝若之庭  
誥稱先世以詔其兄弟潘河陽感之因述家風及臨沂  
諸王族冠江左而以累朝佐命見譏袁氏君子之所重  
固在此不在彼也華氏顯者不具論自南齊孝子以下  
若樓碧府君之名德清逸處士之高蹈及遜來之祖若  
父皆以潛德幽光見推鄉里而志乘無聞於是編見典

型焉華氏簪纓蟬聯比於四姓乃不知其家風之美如是是世族之所難而安仁孝若之所稱也此二善也家世好文事遺墨流傳鴻山學士之撻輯鳳超餘部之會粹爰及保墨閣之創建春草第三軒之修復藏弄滋多於是華氏累世之寶燦然矣夫國有傳器家有賜書孔氏之壁書鄭公之遺笏子孫昭其世守故歷久彌光繼自今以往華氏子姓感手澤之如存世世保視勿替前徽皆自遜來啓之此三善也近世士大夫好矜著述殺青汗簡塞屋等身然能有此三善則無惡其作之矣遜來束脩砥行繼其先志陳舊德闡幽光意本於率祖言依於孝弟彼有人焉華氏其庶乎若夫九品之簿狀八

國之宗師矜族姓而爭先後此遜來之所不屑也

### 華氏墓記序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後世無不封樹矣然嘗過通都大邑懷古賢人君子之風烈欲憑弔遺蹤而高谷深陵邈然無有在者及當代富族大姓行營高敞地麗以穹碑崇以馬鬣謂當百歲無改然不數十年而已犁爲墓田鞠爲禾黍樵夫牧豎相與歌呼於其上而鼯鼯狐兔縱橫嘯嗥於其下問之其旁或曰子孫不能有也或曰去而之四方也嗚呼自非仁人孝子懷世德詠先烈護視之惟謹鮮不廢湮者矣華氏自南齊孝子以

後子孫多有顯者自宋南渡後定居無錫歷元明至今  
千餘年間傳十餘世虛慕崇崇其間不可考者纔幾世  
耳其他丘隴無恙松楸鬱然別子自爲其祖子孫各識  
其宗懿哉世德近世士大夫家所鮮覩也夫古賢人君  
子之遺蹤雖陵谷變遷然圖志具在百世可知至士大  
夫家少有能紀其詳者而龍叔先生作華氏世墓記垂  
示子孫所敘列特詳蓋所謂仁人孝子矣華氏以孝啓  
其緒子孫亦以孝世其家夫能如是雖欲不昌厥後其  
可得乎余辱與先生之子遜來爲同年進士仰其世德  
之美爲序而書之

含經堂集卷二十五

舍經堂集卷二十六目錄

記

都察院題名記

華山建朱子祠堂記

重脩扶風書院記

澤州陳太公捐逋惠民記

說

黃河說

含經堂集卷二十六

崑山徐元文立齋著

記

都察院題名記

都察院明初爲御史臺洪武中始定爲今制長爲都御史貳爲副僉都御史又設分道監察御史其職主諫諍掌風紀於內外百司政治得失刑獄出入無所不當問本朝尤重其選自開國至今幾四十年居是職者衆矣而前後姓氏紀錄闕如更數十年漫無所徵考何由使後之論世者一覽而知其人之能稱否邪惟世祖章皇帝及我

皇上所以選用甄別以風厲乎天下而冀臻一世於太平之盛者具在固不可以無紀也余往者以學士受事來此居三年謫官久之伯兄復泣事數月遷去而余復起閑散被命再入臺自惟一家蒙此異數懼無所報稱爰錄四十年以來先後居是官者爲題名記而鑱諸院壁冀以自警且欲與同事者勉之昔明三百年有重名臺中者自劉青田後直數人而已履斯任者厥惟艱哉初龍泉章公濫爲中丞其言曰憲臺百司之儀表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敢犯非直恃搏擊爲能也嗚呼士大夫而不知廉恥非有國者之大患乎然欲養人以廉恥莫如以身先之身以名教自厲有幽獨不欺

之誠有一介不取之節則其事上必忠其待物必公以  
懇忠以事上公且恕以服物如是則上將信用其言而  
人知奉法而趨事使人人皆奉法而趨事國家亦何求  
而不得安用區區撫拾一二薄物細故而苟以塞其責  
乎哉善夫章公之言誠可謂知大體者也然使懷諛挾  
詐欺罔作姦苟相容隱廉恥之不立而務爲委蛇遷悞  
以託於存大體之名此又章公之罪人矣今之列名是  
碑者異日國史記其言書其事其善敗美惡甚易以見  
也後之覽者有所起敬肅然而思效乎抑有所觀感而  
知懼乎余與諸君子之居是也去來不常矣而斯名長  
存不可得而磨滅也嗚呼可不戒哉



華山建朱子祠堂記

舅氏亭林先生在華山以書來曰昔宋時有宮觀之秩以其祿優林下之臣而朱子嘗主管華州雲臺觀又提舉嵩山崇福宮然朱子於雲臺之地尤惓惓焉其與陸子靜書曰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而慨歎於香火之地聲教未加其著易學啓蒙自稱雲臺真逸題額侯射記稱雲臺外史跋朱希真書道德經稱雲臺子邵武丞相李公祠記則具書其銜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某雲臺觀者在華山之下其來古矣唐末之亂希夷先生實修是觀而隱居焉故朱子云云也距今華陰縣南八里邑志載之而四五百年莫有泐

爲之宇以修祠事者頃同年葉君非叔令登封則旣於  
崇福宮之故址立祠以奉程朱三夫子而廣寧遲君屏  
萬令華陰越二載政通民和遂卽是觀之右而作之其  
制視嵩山而加整潔焉余惟 國家尊經重道以朱子  
爲師凡其生卒與居官講學之地無不崇飾廟貌虔奉  
春秋雖此邦屬之金源朱子所未嘗到而用意之所存  
千載以下固有聞風而興起者乃遲君子關中多事之  
秋日不暇給干戈甫戢而卽以舉曠典振儒風爲已任  
又一工一贊皆出諸已而不以賦諸民豈非超出於時  
流者乎余與遲君之叔默生昔同典試關中悉其家學  
而舅氏復以五嶽之懷留連斯土西望三峯不覺爲之

神往而不能已於言也侍御黃君棻園行鹺河東已丁  
內艱而馳使助工有足稱者而首其議則邑人王君弘  
撰其季弘輝爲植巡功法並得書

重脩扶風書院記

江寧扶風書院勅於順治之某年而重脩今年之某月  
所以祀故總督潤甫馬公也公諱鳴珮遼陽人以順治  
甲午自宣大總督晉大司馬開制府總大江西南而轄  
之是時天下承平未久窮荒餘孽猶有擁殘兵窺伺者  
公初至先問民所疾苦晨夜籌畫剪除貪墨之吏戢叫  
囂之伍薄賦省徭停止爭訟視民氣稍稍蘇息然後按  
士籍而貸其允食者慎選將吏脩築墩堡絕鄉導解黨

與百度具興士氣大作於是指授方略大破賊衆於崇  
明恢復平陽等沙而渠盜面縛叩軍門乞降者不絕於  
是人得安堵舉欣欣有樂生之心迄今餘二十年而遺  
德之在人猶歌思之不衰此扶風書院之作與其所以  
廢而復興也公廉潔自持公餘之暇退處讀書默然終  
日雖歷鎮名都功施烜赫而其塵視軒冕之意不以一  
日而或忘也泣吳不兩年間抗辭解組民方藉公之庇  
而一往歸志已浩乎其不可留矣公既歸屬予方官京  
師一見投契每暇必過從摘蔬命酌無聲伎之奉而曲  
盡賓主之樂予時雖始仕進公絕不以年少相遇所以  
期待之深而獎誨之切有至今不能舍然於懷者別公

未幾而公已下世又九年而子文毅公死義粵西  
天子聞而哀之厚加恩卹立官其子世濟四品薦陟副  
憲忠義之士無不感激思奮粵西士民爭欲祀公巡撫  
上其事 特旨聽許是其父子之間所以宣力國家者  
一以功名一以忠節皆使人於身後見思而由文毅以  
求總制公之身教洵有不偶然者矣予近與副憲同官  
知其賢又能不墜家學者也夫以予之交公者三世而  
又生長南國使不能述公之盛烈而道吾江南父老思  
慕之意於無窮則百世而下孰爲聞風而興起者乎遂  
不辭而爲之記

澤州陳太公捐逋惠民記

古三代盛時閭里之間有無緩急交相周卹無甚貧甚富之民自井田漸廢始有兼井然其時巨室大家尚能爲其鄉土捍災而禦患久之富者居積日以贏而窮簷益絀其初不過貧富相耀而其究也至於伎忌爭軋賤懟貴而小加大幾成六逆之勢嗚呼起於錐刀之微積爲人心風俗之禍豈非王政不講之故哉有君子長者出而居於鄉黨行義樂善博濟不有其惠重施匪求其報至於傾箱倒困無所于靳雖至乏既而靡悔焉以求於三代以後何可易得也春秋戰國趙宣子活一翳桑之餓夫見稱於時樂懷子好施士多歸之田文令馮驩之薛收責焚券捐之人稱萬歲而驩亦自矜爲文市義

則時之鮮能施濟益可知已自漢以降史冊所載尤不多見仲長統曰錢不出家言子之痛不及身言忍之蓋謂予之非易也隋史稱房孝冲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孝冲無赫赫名緣是以得立傳今澤州陳太公乃侍御道莊公之弟今太宰說嚴公之尊人家世有資財恒以貸邑人計當輸者數十萬金太公名之來燔券不責其償坐損累世之業弗顧也一時歡聲雷動樹碑頌德相望衢陌間巡撫將上其事移牒禮部太公因讓乃止是實與房公事相類然孝冲止周卹其親友而公且遍及於鄉里之貧民抑又難矣孝冲有子司空梁公

爲唐賢宰相太宰致君唐虞貞觀且不足道將見宇宙之內穰穰熙熙非特樂施周給毀家紓難一家一事爲可傳已也雖然如公者濟物利民不求名而名附焉豈非所謂見利思義爲仁由已足以化躡競而勸忠厚者哉

說

黃河說

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而河獨曰河宗則河者四瀆之所宗也孝經律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其靈奇神異蓋不待洪波澎湃之日而見之其開源啓流固已異矣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故其流常潛伏



於地下中乃時與他水合而激湍迅波卒不可掩以成  
瀕洞之勢常按水經註云河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  
下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於闐其河復合又復潛行  
地下經積石山乃始入塞其所經之地周秦齊晉宋衛  
魏趙是也其所合之水則洮河渭洛濟沁是也至黎陽  
信都鉅鹿之北河分爲九復合爲一河而後入於海禹  
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東  
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絳水至於大陸又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是也蓋其時東而西時南而北  
時潛而起時合而分衝積石之重險披山麓而溢浮誠  
不可以意測計數也惟其靈變不測後世人主因思發

節命使以究河源而謂河出於崑崙則漢書張騫之所  
發謂河出於宿海則元時都實之所致也大約河之所  
出最高其所由最遠其爲體最紆而其爲流最疾故勢  
足以長百川而潤可以及九里若夫今之爲河已非九  
河之故道淮楚梁宋之間往往時有衝溢以煩淇園捷  
竹之舉今欲尋洪河之極源不若考九河之故道欲考  
九河之故道不若求今河之得失是在善治河者之熟  
思而審慮之也

合經堂集卷二十六

合經堂集卷二十七目錄

墓誌一

李映碧先生墓誌銘

誥授中大夫大理寺少卿蘇公墓誌銘

文林郎豐縣知縣閻先生墓誌銘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崔先生

墓誌銘

誥授通議大夫佐領加二級君懷吳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胡君墓誌

銘

含經堂集卷二十七

崑山徐元文立齋著

墓誌一

李映碧先生墓誌銘

公諱清字心水別號映碧文定公諱春芳其高祖也李氏之先世居江南句容縣之朱塏邨後自寶應遷興化再傳而文定公起家甲第積官至少師中極殿大學士輔政大績載在明史曾祖諱茂材太常寺少卿祖諱思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常公如其官父文學諱長祺以公貴贈刑科給事中公胚胎前緒夙有令聞六歲孤受業於叔父長敷弱冠遂與同舉於鄉又十年成進

士厭時俗趨競不就館選授寧波府推官讞獄有能名而深惡礮刻生事者巡按御史檄勾稽七郡刑獄出死罪四十餘一時皆謂不寃考最授刑科給事中崇禎十一年也當是時流寇充斥帝所用中外臣多不稱旨而任法益峻公極言理臣熊文燦一意主撫之非雖張獻忠劉國能幸而就撫其意叵測爲憂方大後獻忠果叛如其言又上疏陳恤刑三事會詔理寃滯而尚書劉之鳳托疾不事事公劾其首鼠狀後之鳳坐失出罪至死公又疏救之且曰前日劾之鳳者臣今理之鳳者亦臣額按律於死實有未當帝亦不怒也代之鳳者甄淑專用殘刻希旨公因天旱劾提牢主事宋翼明等語侵淑

引烹弘羊誅來俊臣爲徵淑遂撫他事以把持劾公降  
浙江布政司照磨過家丁內艱服闋以吏部召抵濟寧  
時 王師深入山東諸郡縣羽檄旁午左祐勸毋行公  
與舉主倪文正公偕文正冒險叱馭甚急公曰忘君之  
患不忠背師不前不義趨入朝上治道在固民心一疏  
大略謂今有司所急者京邊遼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  
糧盡入考成不能爲國家增毫毛之利而一時刑與賦  
俱急小民安得不窮民窮而盜起盜起而用兵用兵而  
加派加派而民益窮盜益起伏願皇上堅持新令一切  
求賢納諫輕徭解網更嚴敕諸輔臣同心協力勿謂速  
效可期而以督責爲小試之術勿謂近功不奏而以根

本爲可輟之圖其言切中時患卒明所以亡者征輸急而刑罰濫百姓愁苦賊得因之以藉口故也故帝雖不能用而當時皆傳誦之以爲名言轉工科尋以冊封新昌王出明年春京城陷南都立主遷都給事中疏言大仇未雪如臣等乘國難以拜官者義當慚憤入地宜亟更前轍以圖光復又曰今朝中士大夫忘中原矣行中將士忘中原矣并百姓亦不知有中原矣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竊爲皇上危之疏入報聞復請改謚愍皇帝并謚太子二王從之先是公於先朝嘗乞定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啓諸死事臣謚典未及行至是又言之於是悉如其請而靖難臣得贈謚者至九十人婦女

六人或疑以非時急務於是吏部司封郎中余颺喟然  
曰買死骨者所以致駿馬式怒蛙者所以來勇士當此  
靡恥心喪衣冠道盡之秋而急急於闡揚忠義意豈得  
已子又何疑乎颺公鄉試所取士也陞大理寺左寺丞  
奉差祀禹陵 王師下江南遂棄官歸杜門匿影蔡中  
丞開府淮揚將以遺逸薦力辭之今

皇上十八年開局纂脩明史余首列公名上亦謝病不  
行 朝廷從其家取書數種付史館焉公垂老手不釋  
書尤精於史學所著有史論南北史南唐書各有合注  
三垣筆記南渡錄初公之爲諫垣也疾朝廷爭勝門戶  
置國事於不問疏言今之門戶始于正與邪角旣也邪



與正亂遇君子爲理學爲氣節者此人也遇小人而或  
情面或賄賂者亦即此人也士君子行已非獨權姦當  
遠即望塵于賢宰執之門亦與奔附炎熱者何異當時  
士風之壞大抵如此公言蓋有所激故其著書亦多爲  
持平之論不能一意排比與時附和見者或不謂然久  
之論定而知其立言之不苟也未病時預爲遺令曰先  
帝殉社稷以柳木作梓宮衮冕不獲御吾死其忍厚送  
杉木棺斂以幅巾深衣足矣公平生樂易御家特嚴教  
子弟以禮法亂後足跡未嘗躡城市後生末學稀見其  
而故聞其名者皆以爲非今世人也卒以康熙癸亥十  
二月朔日年八十有二以子遺 覃恩封文林郎翰

林院檢討加一級配陳安人今贈孺人都御史某公孫  
女官生某女也先公二十年卒副室吳氏薛氏子三人  
吳出者曰楨候補州同知薛出者曰蘭太學生榘今官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女二一適太學生鄭爲  
春一適邑學生于濛炳石其長孫也丁卯舉人次炳竹  
炳簾楨等以某年月日葬公于儀真縣帶子溝之新阡  
來乞銘銘曰

人亦有言求仗節臣直言敢諫則維其人公仕兩朝疾  
彼暗啞亦不爲許義相切摩旣躓復起卒屏田里爲我  
巢由矢之之死野史之亭風號雨冥晞髮之臺魂兮歸  
來三十八年巍然一叟以全而還日月有考

誥授中大夫大理寺少卿加一級蘇公墓誌銘  
皇朝順治戊子交河蘇公以御史督吾江南學政江南  
明之陪都也督學遣臺臣與京師等 本朝初制因之  
以公素擅文望故有是命時文體競爲浮靡公至乃始  
黜華去浮一變而歸于正所得多才人傑士或爲名臣  
故大學士文恪宋公德宜福建總督副都御史清惠施  
公維翰今工部尚書王公日藻其最著也愚兄弟亦皆  
受知于公是時家仲兄官允秉義與余小子並童幼被  
遇得入膠庠公異之他日復試坐之堂皇之上文成復  
見賞公之愛才若此蓋自公弘獎曲誘文治蔚興而南  
國科名鼎盛甲于寰區非公素所賞識則公所賞識者

昫昫瀛原氣鬱葱我作銘詩勒幽宮千秋辟易樵牧蹤  
文林郎豐縣知縣閻先生墓誌銘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六日故豐縣知縣太原閻先生  
以疾終於里第明春訃至京師其門人徐元文爲位哭  
之盡哀已而先生之孤孫烈以狀來乞銘曰不孝孤將  
以來年二月吉日葬吾祖於先曾王父之墓左唯是吾  
祖抱道韞義筮仕邑宰解組之後堅卧不出里門比於  
古之循吏多逸操焉公熟知其行事宜無辭於死者余  
曰元文不忍以先生銘也雖然嘗聞古有道之士以令  
長終者若漢三君晉陶彭澤唐元紫芝其名字炳煥照  
灼人耳目至今可想見其爲人者以有史氏之傳也今

先生出處行誼無謝曩哲元文幸得托於門牆而使其  
泯沒不章無所取徵於後世則弟子之責何塞焉竊用  
是懼其敢以不敏辭先生諱瑒字崑浦系出山西太原  
右衛今爲前衛人中丙子鄉試魁其經順治四年成進  
士授徐州豐縣知縣積九年內艱歸服除自請於當道  
願終養後三年贈公沒終制有司趣裝行先生喟然曰  
吾所以求祿者爲親養也今二親俱以天年終吾雖宦  
達坐享萬鍾何益幸有先人薄田在足供饘粥吾將依  
松楸耕田讀書以老耳是時先生年纔逾強仕竟以病  
告鄉之大吏以及有司雖及門省問未嘗接見屏迹室  
中遇老友過從則爲設具笑談終日城北有小墅時時

步屣從父老話桑麻量晴雨濁醪羹芋爭席而坐人不知其嘗爲邑令也先生雖無意用世其莅豐九年實心營職績用最章初豐經亂後所在多寇盜桴鼓聲不絕先生廣募材勇爲游徼身督帥之教以方略從跡盜所發處往即禽獲又築爲土城羅落郭外嚴爲守備寇攻不能入闔境肅清邑瀕河夫徭椿料費不貲上官徵取無虛日先生集縣中長老諭以急公誼誓不以他絲毫擾民間者感激爭輸事卒辦轉解秋糧舊役民多破家驛馬養民間呈豪誅求爲擾先生定官收官解之令而收馬入官廩旣彫瘵稍蘇矣則曰是不可以禽犢吾民會縣人爲先生建生祠辭不可乃就祠爲義學廣聚經

書延耆生以教子弟之秀者于是相與翕然興起於學有禮讓之風焉先是歲甲午江南鄉試余以弱年爲先生所首拔拜謁榜下厚見期許既先生讀禮且歸則趨候於豐後已酉元文典試秦中先生時家食久矣枉道三十里拜先生於堂下先生所以勉之者加切私竊獨恨以先生之才抱早謝簪紱不得推其治豐者以大及于民乃抑齋終老巖下然先生安之甚自樂也元文自及先生之門服膺教誨未嘗一日忘第弗能數數侍左右手書相聞歲再三而已每以老而壯爲先生喜而孰知梁木之遽至于壞也先生儉以持已廉以居官信以交友寬以御衆嚴以閑家靜以服物正以處事孝于親

施于鄉黨喪不作佛事以化閭里可謂有道之士也已  
得壽七十有八而卒祖諱盛父諱國禎皆不仕父以公  
貴封文林郎母師氏封孺人元配殷氏贈孺人繼張氏  
王氏劉氏羅氏羅生一子昌辰早世女七人烈其孫也  
爲太學生銘曰

世三不朽曰德功言古有三君不以其官猗嗟夫子德  
充行完濫觴作邑維豐之垣我苦寇攘公爲勸理我畚  
我插巍巍牆壘室有寧居孰有書史公爲我遺攀號百  
里自公之歸澗飲巖棲人不堪憂公樂熙熙四十餘年  
悠然懷抱歲在龍蛇不愍遺老董公遺墓弟子下馬咨  
轡始發執紼誰者佳城孔堅松栢之下勒銘章美其辭



匪假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加詹事府詹事崔先生墓誌銘

故詹事新安定齋崔先生生平道義自信不苟取友獨深善尚書蔚州魏公睢州湯公二公當代人宗年輩在先生前顧獨深重先生以爲益友歲丁卯魏公沒于家先生哭之過時而悲未數月湯公亦沒公大慟曰吾自分疾不能起蔚州亡後猶望湯公爲我作傳今已矣口授哀辭遣子漢源渡河往弔自此感悼不絕不數日而故疾作竟不起明年漢源將以冬十一月葬先生長垣縣東郭鄧岡之原以書告曰魏湯二公不可作矣知先

人者莫若子敢以銘請當先生分校禮闈元文辱先生  
知至深自是奉先生教及門三十年聞先生行事不可  
謂不悉其何敢辭先生諱蔚林字夏章定齋其別號先  
世小興州人明永樂初徙保定之新安今遷居長垣家  
世力農有潛德祖環始讀書爲諸生父九圍舉順治辛  
卯鄉試歷白水知縣兩世贈封如先生官祖母楊母杜  
繼母劉皆贈淑人封公三子先生其次也先生少穎異  
七歲時封公與同人講論經義同人或遺忘先生輒默  
識舉示之既長益好讀書丁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選  
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遷弘文院侍讀進弘文院侍讀  
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

太宗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特旨加詹事府詹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公前後服官恬于進取始爲庶吉士受知世祖章皇帝甫浹歲不俟散館先期而授史職

今上即位再遷至侍讀學士去爲史官僅踰三年即日又當得三品先生瞿然曰吾年甫三十顧視同歲生未有先于吾者吾何以堪之吾歸務吾學耳遂乞假歸假滿補侍講學士朝廷方設官僚以次當遷少詹事聞封公微疾遽請急知交勸先生姑徐之先生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爲官重於親也且旣拜官安得恣然即行邪竟力請以去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鄉所應

遷者先生恬然初不自以爲滯也故事詞林故重前輩  
資次稍後者官雖尊見必退讓遇遷擢輒自引避不敢  
越出其上先生之時風稍替矣且于同年非前輩也循  
資非越次也而遽自引避此其用意何等邪當先生再  
引疾時違親甫三載封公非有大困也顧舍旦暮當遷  
之官歸而省覲亟亟如此近世館閣傾軋成風其甚者  
纔一登籍便陰排前人攬越同輩又士大夫莫復顧養  
父母年及耄耋不肯一歸省至有棄喪壘世弗葬安之  
自若者聞先生之風豈不愧死哉先生既歸朝夕奉封  
公起居間往蘇門從孫徵君鍾元游往復問難留兼山  
堂十餘日登嘯臺憇安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雩之意既

心境澄明識解超悟益沈酣經籍意有所疑必深研默  
驗不釋然不已尤潛于易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廓然  
如有所悟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  
動一靜互爲其根其間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爲一  
圖久之精眩神耗疾患交作猶翫誦不輟曰病不可即  
遣能從事寡過之學則却病方也及再起爲講官適  
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先生先生每漏下四鼓輒起  
作草焚五鼓入朝罷即閉戶謝客覃竭思慮凡一卦之  
大義一爻一象之纖悉曲微無所不通貫于天道人事  
消長往復之際未嘗不反復極論冀有所裨助蓋先生  
之勤于其職如此上好學稽古于經筵諸臣特厚而

先生資望尤最深。上嘗試諸詞臣拔先生第一。先後賜貂裘文綺珍果恩意甚至。一日侍直。上問歷官幾何年。平時何著作。先生奏言。臣蒙恩二十餘年。家居前後十年。究心經傳。輒有寡昧之見。上命錄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以獻。上召入懋勤殿。命講格致之義。上聽畢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爲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是時。上意方嚮先生。先生亦自以得事。聖主被殊遇。惟孜孜愛君憂國。聞朝廷一善政。喜見顏面。即臣下不能仰承。弊蠹滋長。輒感然憂之。慷慨談論。於是非得失較然也。以是忌者側目。先生既力學得疾。又勞于職。

業遂至困頓亟以疾告忤旨奪職罷歸以先生之學問  
節槩使究盡其蘊足以矯正浮薄崇立名檢乃當宁顧  
眷之如此而不得終其初遇豈非天哉然終賴聖恩保  
全之得攝疾于家遂其色養先生每道及未嘗不流涕  
感激也先生少有至性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先後事  
兩繼母劉無異所生封公挈家黎陽遭亂母爲賊執救  
之創幾死劉淑人罵賊死先生時年十二與兄茂林哭  
泣奔走治封公創得無恙然後庀劉淑人喪綽有條理  
及居喪哀毀如其喪杜淑人也後喪劉孺人亦然事封  
公每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日昇交牀省起居不命之  
退不敢退也篤于故舊與今吏科給事中楊君爾淑爲

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間孫徵君輯大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為人所誣用先生相左右得白徵君之子韻雅誤罹辟公亦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為經紀其喪嗚呼迺竟以哭魏湯二公死也屬纊之夕封公臨視撫之曰汝年不酬志然以哭亡友死死義也吾復何恨先生張目泣然不能成聲遂瞑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梁氏容城望族賢孝敬儉既貴益勤先卒贈淑人今與先生同窆繼娶張氏封淑人子二長漢源拔貢生次漢渭女四孫鏞先生之學以誠為本自事親居官及與朋友接無不一本于誠于義利之辨甚嚴見人有過輒



正色規之持論不爲刻激然幾微必辨魏湯二公最同志亦不苟徇也生平施德於人甚衆然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嘗被使祭長白山往返策馬三千餘里經泥淖甚困或終日不得食顧與偕行者孫進士淦辨論經義談笑自若旣罷歸嘗承封公命攝疾於蘇門百泉猶晏坐寧神究人心道心之介其勇於爲學刻志自厲毅然有振興斯道之意乃竟側身憂虞之中困踣坎壈病不得志哭其友以死悠悠斯世孰更有心擔負世道者此非獨門人之哀抑斯世之不幸也乃灑泣而爲之銘曰

先生哭友有淚如泉我哭先生悲亦復然退則誰尼進

則誰先行止有命繫之在天彼醜正者曾何有焉啓手  
啓足履冰臨淵學海涸流道城墮堅喪賢何易生賢何  
艱天不慙遺人乎奚讐慎藏銘詞以永千年

誥授通議大夫佐領加二級君懷吳公墓誌銘  
國運當昌隆之會羣才畢登無論產其境者雲蒸霞蔚  
競奮於功名之途即異地之人亦莫不梯山航海思以  
依日月之末光而自逞其才略焉是故由余適秦而穆  
公以霸陳平奔漢而高祖以興以及徐世勸之舍魏趨  
唐揚繼業之自漢歸宋古今英臣傑人其識機達變有  
在尋常智慮之外者卒之得時遇主事立名成當時榮  
之後世傳之然後歎有志之士所以發其身者固在乎

要其終以爲計也如佐領吳公君懷之歸朝蓋在辛未壬申之際時明室雖亂疆里猶未甚感公覘知王氣所在乃因東牟告變開關來歸自公去山左適踰一紀而天下一統服于本朝此非其先幾之指乎當公入遼後松山杏山前屯諸衛之間無歲無兵公與其儕侶奉命屯種其地內飭農功外脩戰備一歲之內殫力於錢鏹者十之三殫力於干盾者十之七鞠躬盡瘁靡間朝昏其勤勞於未入關以前者如此其備也及乎燕鼎既定分兵四馳始定三秦終開百粵公則往返萬里職供軍儲西自隴西北地南自象郡桂林接軫連檣師以宿飽微特庚癸之呼不聞而梁肉之棄後車多有

其勤勞於既入關又如此

世祖論功行賞爰授佐領之職列產受田俾得釋其鞅  
掌之勞遂其晏息之逸而公已不覺及艾矣公念身當  
力征之餘不能更事詩書而三子頭角挺異乃一意尊  
師取友以務成其材於是三子者遵守嚴訓彬彬並有  
儒雅之風仲子方趨事秋曹伯季皆以冑監相繼出宰  
百里而築戟門庭遂更以吏事顯矣昔東漢建武永平  
之世天下既定儒學盛行下至期門羽林之士咸執經  
雍宮今公以父子再世克振文武于以宣力國家所助  
不既多與按狀公諱有德字君懷世爲休寧甲族王父  
言宗嘗遊山東樂其名勝遂家蓬萊生三子其仲國子

生仰璿即公父也母高氏公少孤不習舉子業而戎事  
倥傯中每樂延儒生講論經史綽然有文雅之槩生平  
敦信義重然諾好施與能急人之急質直謹厚不爲夸  
浮樂與賢士大夫交而賢士大夫亦樂交公未有不和  
終始者初拜職即遇 覃恩子秩中憲大夫贈父母皆  
如其官比

今上即位之六年再遇 恩加授通議大夫佐領加二  
級綸綽所昇遂得并崇三代及王父母公生於辛亥十  
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辛酉四月二十四日娶鄭氏繼  
娶莊氏贈封俱淑人再繼王氏子三人長存仁益都知  
縣次存義刑部筆帖式次存禮商河知縣女一得姪未

字孫三人文郁文彬繩武曾孫邦彥將以公卒之明年  
三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宛平楊坊之先塋存禮萊經踵  
門請銘予不得辭銘曰

材於楚用於晉跨鯨波懸鵲印天所成人豈靳武畧收  
文業振時卷舒履信順千年貞石永不磷

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八級

吳君墓誌銘

君諱毓珍字伯英奉天遼陽人其七世祖傑以軍功世  
衛職傳至君之考誥贈中大夫諱某扈蹕入關年甫壯  
而乞休于家實生君君少而讀書能屬文順治甲午順  
天鄉試中式乙未會試中副榜即除江南六安州知州

庚子陞貴州桂陽府知府康熙乙巳就遷都清道副使  
丁未外艱去官庚戌服闋補陝西寧夏道癸丑進湖廣  
分守武昌道叅政庚申廷推擢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  
壬戌丁太夫人艱甲子服闋廷推補山東丙寅卒于官  
其子浙江分巡寧台道僉事中正以狀來乞銘君家世  
武達而君用科名致通顯有吏能君歷官文吏而所至  
非會用兵即兵燹之餘其爲六安自明季遭流寇殘破  
流移未復君有勞來安集之庸及爲桂陽當雲南孔道  
時有水西之役供億大兵往來有成勞遂舉卓異其爲  
副使在黔有悍卒鼓噪欲爲亂其帥不能制君單騎諭  
止之在寧夏守帥以給餉不時衆起而譁勢張甚君挾

威信諭解之立散其為叅政在武昌值滇黔反叛全楚震動軍興旁午及王師既克岳州飛輓芻粟督趣舟車不遑寧處既為臬司王師已渡五溪餘孽負固歸壩轉粟運致一石費輒數倍民力甚困君力陳之當事得用輕減民爲之刻石頌德焉涖山東未久遽以疾卒距崇禎丙子君生之歲春秋五十有一元配佟氏贈淑人湖廣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佟公吉臣之女兄繼室周氏誥封淑人副總兵周公邦基之女子六人僉事其長也次中立中和俱候選知縣次昌祚弘祚弘謨僉事卜君之宅兆于八里莊之南若干步將以某年月日葬余雖未得識君而與君同舉副榜故僉事來請銘余辭



不獲乃按其狀序而銘之銘曰

祿而試吏以幸無事搶攘倉卒非材莫濟君本文通會  
用兵際持籌轉餉軍以無匱銷萌弭釁功施兩地予作  
銘辭慰其後嗣

含經堂集卷二十七